

Kim Stanley Robinson

金·斯坦利·罗宾逊/著

蔡梵谷/译

BLUEMARS I
蓝火星

火星三部曲
第三部

华文出版社

Kim Stanley Robinson

金·斯坦利·罗宾逊/著

蔡梵谷/译

BLUEMARS I

蓝火星

火星三部曲
第三部

□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火星/(美)罗宾逊著;蔡梵谷译,一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9

(火星三部曲)

ISBN 978-7-5075-2398-0

I.蓝… II.①罗… ②蔡… III.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0309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8-3791

蓝火星

著 者:(美)金·斯坦利·罗宾逊

译 者:蔡梵谷

责任编辑:李庆 刘峰

特约编辑:苗洪 景雁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cbs.com.cn>

电 话:总编室 010-58336255 发行部 010-58336277 58336265

责任编辑 010-58336259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省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开 本:670×970 1/16

印 张:41.5

字 数:480千

版 次:2009年2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8000

标准书号:ISBN 978-7-5075-2398-0

定 价:48.00元(全两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蓝火星书评 BOOK REVIEW

“如果必须选择一个作家，以他的作品当做未来科幻小说的标准，则非金·斯坦利·罗宾逊莫属。尽管他的成就一向杰出，《蓝火星》仍是一大突破……文采斐然。”

——纽约时报书评

“《蓝火星》……使这部史诗有一个荡气回肠的结局。”

——旧金山周日观察与纪事报

“各个环节都与前两部一样引人入胜……这部让读者见识到科学的期望与可能性的三部曲至此圆满落幕。”

——圣匹兹堡时报

“金·斯坦利·罗宾逊前两部作品的书迷当不致失望……若先读《蓝火星》再读前两部作品，这本书有如一根支柱，深深植入一个截然不同的过去，虽然这个过去建构在遥远的未来。若读完前两部再读《蓝火星》，则此书更是让人爱不释手。”

——经济学人评论

红火星书评 BOOK REVIEW

火星移民、殖民、革命的史诗经典，科技细节虽然描述翔实，却是一个鲜活的人的故事：翻开第一页，不到终章，无法罢手。

——费城报

我多年来读到的最出色的科幻小说。全书充满恩怨情仇、科技见解、惊人的天文见识、令人目不暇接的历史进展，使人大感振奋。

——米切尔·毕晓普（《科幻小说年代》作者）

绿火星书评 BOOK REVIEW

又一部巨作……我无法想象还有谁能够达到这部旷世巨作所呈现出来既典雅细致又精准严密的描绘能力。这是个金·斯坦利·罗宾逊称雄的时代。

——科幻小说世代

《绿火星》如钻石般质地紧密，光华璀璨；使其他许许多多的好书相形之下变得细琐平庸，苍白失色。”

——华盛顿邮报书评

Introduction

蓝火星 主要人物介绍

BLUEMARS



本书的时间跨度比前两部要宽许多，几乎覆盖了第二次革命后一个世纪的火星变迁。此期间人类的定居点已扩展到整个太阳系，甚至更外部的宇宙。随着第一代移民的纷纷辞世或逐渐淡出，晚期移民和“登陆首百”的子孙辈开始成为书中独立的重要人物。

娜蒂娅·车尔尼雪夫斯基

“登陆首百”之一。她是第一个在火星建立永久居住点的工程师，又在不太情愿的情况下，被推举为火星自治政权的第一任总统。在本书中与亚特·兰道夫结婚并育有一女。

玛雅·妥伊托芙娜

这位当年“登陆首百”中美丽骄人的俄方队长，终于从与约翰·布恩和法兰克·查默斯的感情纠葛中解脱出来，与心理学家米歇尔·杜瓦相伴偕老。随着年岁的增长，饱受严重失忆症的折磨。

萨克斯法格·罗素（萨克斯）

“登陆首百”之一，提倡火星地球化的“绿党”领袖。一个富于才华和创造性的科学家。

安·克莱朋

“登陆首百”之一，致力于维持火星生态原状的“红党”领袖。在本书中，一度厌世的她在萨克斯的强迫下接受了抗衰老治疗，强硬态度有所转变，并最终和爱恨纠缠一世的老冤家萨克斯生活在一起。

米歇尔·杜瓦

“登陆首百”之一。这位饱受思乡之苦的法国心理学家，终于随火星代表团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家乡普罗旺斯，无奈物是人非，思乡病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更加强烈。

广子爱

“登陆首百”之一，“采垆”的创建者，第一代火星子女的共同母亲。“二次革命”中再次神秘失踪，始终神龙见首不见尾，几个主要人物曾多次去寻找她，都无功而返。

奈加

广子和土狼的儿子，在采垆被集体抚养长大，是火星新生代的杰出人物。他曾作为火星代表团成员之一访问地球，受到热烈欢迎。后来逐渐淡出权力角逐中心，成为一个愉快的漫游者。

贾姬·布恩

广子爱和约翰·布恩的孙女。她狂热崇拜约翰·布恩的政治理想，喜欢操纵他人，本书中成为火星分离主义的领袖。

佐儿

贾姬·布恩的女儿。美丽，大胆，奔放，第三代火星人的代表。酷爱飞行的她，在一次飞行事故中意外丧生。





目录

- 第一部 孔雀山/001
第二部 颂赞火星的祭典/041
第三部 新宪法/097
第四部 绿色地球/139
第五部 终于返家/189
第六部 安在蛮荒野地/213
第七部 付诸实行/2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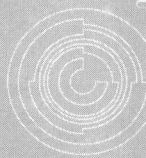
- 第八部 绿与白/297
第九部 自然史/349
第十部 价值的演变/387
第十一部 维力塔迪斯/411
第十二部 突如其来/471
第十三部 实验过程/545
第十四部 凤凰湖/639

Contents



第一部 孔雀山

B l u e M a r s



火星已经解放了。我们自己做主。没有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安·克莱朋站在火车前端说这些话。

然而要回复往日行为模式真是容易。推翻一个官僚体系，另一个又会跳出来取而代之。我们必须提防这一点，因为总是会有人想再制造另一个地球。火星化将是一场永无止尽的奋斗。我们必须比往日更认真地思考身为火星人的真谛。

她的听众颓然坐在椅子上，望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景物。他们已疲惫不堪，眼睛中布满血丝。红眼红党。在朦胧的曙光中，万物看上去充满新意，车外饱经风雨侵蚀的土地除了长满地衣与杂草的土黄色乱土坡外，放眼望去一片荒瘠。他们已经将所有的地球势力驱离火星，这是场长期抗战，在地球遭逢大洪水后他们奋战了几个月才大功告成；他们已筋疲力竭。

我们由地球来到火星，在这旅程间曾经历若干净化过程。事情更容易看出来，我们拥有以前所没有的行动自由。一个得以让我们力求表现的机会。所以我们采取行动。我们在打造一个更好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他们从小到大被灌输的神话。如今安再度向他们耳提面命，火星的新生代对她视而不见。他们发动这场革命，打遍整个火星，将地球警察赶入布若斯；然后他们将布若斯淹没，并将地球人驱赶至帕弗尼斯山上的雪菲尔。他们仍得将敌人再逐出雪菲尔，沿着太空电梯回到地球；革命尚未成功。然而他们在撤离布若斯时已获得大捷，有些人面无表情地望着安，或望向窗外，似乎想休息片刻，享受胜利的一刻。他们

都已疲于奔命。

广子会帮我们忙，一个年轻人说着，打破掠过大地火车上的沉默。

安摇摇头。广子是个绿党，她说，是绿党的创始人。

火星化就是广子发起的，那个在火星土生土长的年轻人反驳。那是她念兹在兹的心愿：火星。她会帮我们的，我知道。我见过她。她告诉我的。

只不过她已经死了，有人说道。

又是一阵静默。地表在他们底下飞驰而过。

最后，一个高大的年轻女性起身，沿着走道上前拥抱安。魔咒解除了；此时已无需多费唇舌；他们站起来，聚拢在车厢前段的空处，围绕着安，拥抱着她，或是与她握手——或者只是摸摸她，安·克莱朋，她教他们爱火星的原来风貌，她率领他们为脱离地球独立而奋斗。虽然她布满血丝的眼神仍咄咄逼人，炯炯有神地望着他们身后那片广袤而乱石遍地的第勒那陆块，但她脸上仍笑意盎然。她也拥抱着他们，与他们握手，伸手抚掌他们的脸庞。不会有事的，她说。我们会解放火星。他们都回答是的，也互相道贺。继续朝雪菲尔进军，他们说。完成这项使命。火星会指示我们该如何做。

只不过她还没死，那年轻人抗议。我上个月在阿卡迪亚见过她。她会再度现身的。她会在某处现身。

在晨曦乍现前，有一瞬间天空总会绽放粉红色的带状光芒，东方出现淡红清朗的色泽，西方则仍繁星争辉，艳丽非凡。安望着这片霞光，她的同伴驱车朝西，往高耸入云的一大片黑色土地前进——塔尔西斯凸地，与巍峨壮观的帕弗尼斯山相互辉映。他们由诺克特斯拉比林斯特区往上爬升时，穿越了大部分的新大气层；帕弗尼斯山脚下的大气压力为180毫巴，待他们到达这座大火山东面山腰时，已降至100毫巴，而且持续下降。他们缓缓爬升至寸草不生的高地，在遍地风蚀的污浊雪泥间吱嘎着前进；到后来，连雪也不见踪影，只有光秃秃的石头和喷射气流的稀薄冷风。这片不毛荒地看来与人类来临前完全一样，他们仿佛沿时光隧道回到从前。

其实并不尽然。不过安·克莱朋看到这片蕴藏铁矿、朔风飕飕的岩地，内心深处便油然生起一丝暖意，随着红党的车辆驶上山，车上人员也都和安一样，对眼前景致看得如痴如醉，阳光由他们身后的远天筛透而下，车内一片静谧。

随后他们爬升的坡度不再那么陡峭，呈正弦的曲线，直到他们到达圆形台地顶端的平坦地面。他们看到许多帐幕城镇环绕巨大的破火山口（caldera）环口而建，在太空电梯发射台处尤其密集，位于他们南方约三十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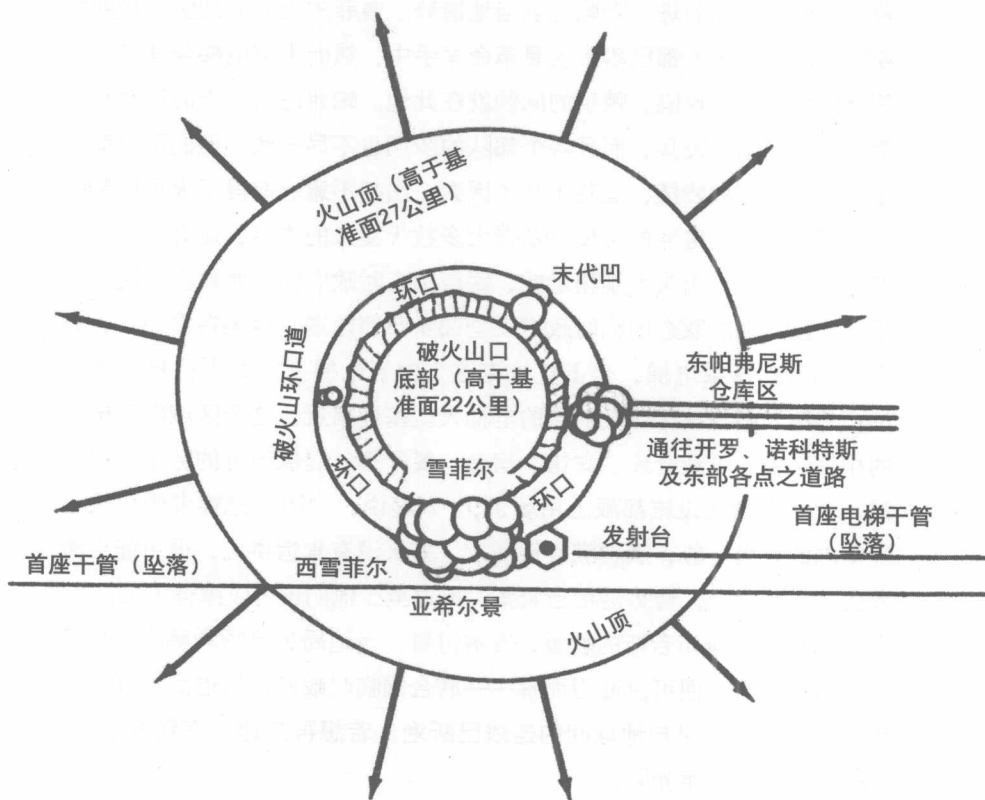
他们将车子停下。原本车内虔诚祥和的气氛，此时也转为肃穆冷峻。安站在上层车厢的一扇窗户旁，往南望向雪菲尔，这是那座太空电梯的产物：为那座电梯而建的，在电梯坠落时被压毁，换了一部新的电梯后，再度重建。这是她要前来摧毁的城市，就如古代的罗马帝国将迦太基摧毁得片瓦不留一般；因为她打算将替代的电梯也加以拆毁，就像在2061年他们首次破坏行动时一样。他们加以摧毁后，雪菲尔的大部分地区将再度成为断垣残壁。所残存的将只有高大的火山顶端无用的废物，在大气层之上；随着岁月流逝，残余的建筑物将成废墟，被当成破铜烂铁拆除，只剩帐幕的地基，或许也会留下一座气象站，然后，终

将成为长年阳光照拂的寂静山峰。地面已经有盐分了。

一个名叫入鹿的塔尔西斯地区开朗的红党人士驾着一部小越野车与他们会合，带领他们穿越炙热的环口道路，走过如迷宫般的仓库与小帐篷。他们跟着她前进，听她说明当地情势。雪菲尔大部分地区与帕弗尼斯环口的屯垦区大都已落入火星革命军手中，然而太空电梯与其基地的邻近区域则尚未攻陷，棘手的问题就在此地。帕弗尼斯山上的革命军大都是装备简陋的民兵，而且各个部队的步调也不尽一致。他们至目前为止之所以能连战皆捷，是基于几个因素：出其不意、取得了火星的制空权、打了几场关键性的胜仗、获得大多数火星人的支持，还有一点，虽然老百姓已走上街头大规模示威，联合国临时政府仍不愿攻击平民。结果，火星各地的联合国临时政府安全部队节节败退，聚集在雪菲尔，如今他们大都搭乘电梯，登上克拉克这个位于电梯上方的小行星与太空站；其他人则挤在称为发射台的电梯大型基地附近。这个区域内有电梯的相关设备、工业仓库、宾馆、宿舍、餐厅等，提供附近的劳工食宿之需。“如今这些设施都派上用场了，”入鹿说：“因为逃难者像垃圾压缩车内的垃圾一般，满坑满谷地涌入，如果没有食宿供应，很可能会激发民变。事实上，情势仍相当紧张，不过至少他们还可以撑得下去。”

这倒有点像布若斯的翻版，安暗忖着。当地局势已顺利解决。只要有人愿意出面，便可以迎刃而解——联合国临时政府已撤退到地球，干管也已拆毁，火星与地球间的连线已断绝。若想再搭建一道新的干管，至少也得费上十年光阴。

于是入鹿带他们穿越东帕弗尼斯杂乱的人群，来到破火山口环口，停下车来。他们可以隐约看见在南方的雪菲尔西侧有条电梯干管，若隐若现，但长达两万四千公里的缆线只能看到其中的几公里。事实上，几乎难以辨识，然而这条干管的存在却掌控了他们的一举一动、言行举止——几乎包括他们的一切思想，这条凸出的黑线将他们与地球紧密相连。



帕弗尼斯破火山口山

他们在营地内安顿妥后，安以腕表联络她的儿子彼得。他是塔尔西斯地区的革命领袖之一，也是率兵对抗联合国临时政府，将他们围困在发射台附近的勇将。其实充其量只是小胜，然而这已使彼得近日来成为英雄人物。

彼得回应她的呼叫，他的面容浮现在腕表上。他和她长得有几分神似，这令她觉得有点困窘。她看得出来他心不在焉，另有所思。

“有没有什么消息？”她问。

“没有。我们似乎陷入僵局了。我们允许那些战俘自由进入电梯区，所以他们便控制了车站和环口南方的机场，还有通往发射台的地下铁。”

“载送他们撤离布若斯的那些飞机到达了没有？”

“到了。显然他们都想前往地球。这里挤得水泄不通。”

“他们是想回地球，还是要上火星轨道绕行？”

“回地球。我看他们是再也不会信任轨道了。”

他说着露出笑脸。他在太空中已有诸多建树，协助萨克斯忙东忙西的。她儿子是个太空人，绿党。几年来他们谈不到几句话。

安说，“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看我们也无法攻下电梯，或发射台。行不通的。即使攻下来了，他们也可以将电梯拆下来。”

“所以呢？”

“呃……”他忽然显得忧心忡忡。“我觉得那不是好事。你认为呢？”

“我觉得应该把电梯拆掉。”

他听到这话，面露愠容。“那你最好离断落的缆线远一点。”

“我会的。”

“我不希望有人在未充分讨论前就将它拆掉，”他口气强悍地说。“这点很重要。那应该由全体火星居民公决。我个人觉得我们需要那部电梯。”

“只是我们无法掌控它。”

“那还在未定之天。而且，这种事你也不该一意孤行。我听说过布若斯发生的事了，不过这里情况不同，你懂吗？我们是采取集体决策。

一定要经过讨论。”

“你们这个集团倒很擅长讨论，”安语中带刺地说。每件事都经过冗长的讨论，而且到头来她总是说不过他们。如今已不是坐而论道的时候了。必须有人起来行动。不过彼得的神情好像他又被剥夺了实权。她看得出来，他认为他有权对电梯的去留做出决定。显然，这是认为整个星球归他所有的思维的一部分，认为那是第二代火星移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将登陆首百以及其他的第一代火星移民取而代之。要是约翰还活着，他们这些新生代就不会这么嚣张了，然而国王已经驾崩，国王万岁——她的儿子，第二代火星移民的国王，第一个真正的火星星人。

然而无论他是不是国王，如今在帕弗尼斯山上已是红党麋集。他们是火星上最强的军队，他们决定完成在地球遭大洪水肆虐时所发起的工作。他们不相信折冲协调，而且他们认为将干管拆毁是一石二鸟之计：那可以摧毁警方最后一个据点，同时可以切断地球与火星间之便捷联系，这正是红党的基本目标。不行，非得将干管拆掉不可。

然而彼得似乎不了解这一点。或者他不在乎。安试图告诉他，但他只是敷衍地点头说：“是啦，是啦。”那么傲慢，和所有绿党一样，愚昧无知地推诿卸责，又与地球人周旋协商，以为可以从中牟利。不行，必须采取断然行动，就如淹没布若斯，或革命期间的一切破坏行动。如果没有这些破坏行动，革命就不会展开，即使揭竿起义，也会立刻被镇压，就如 2061 年那一次。

“是啦，是啦。我们最好召开一次会议，”彼得说着，和她一样没有好脸色。

“是啦，是啦，”安语气沉重地说。开会。不过开会也有好处；人们会以为他们真的想开会，他们则可借此掩人耳目，在其他地方采取实际行动。

“我会安排一次会议，”彼得说。她看得出来，她总算引起他的注意了；然而他绷着张臭脸，仿佛受到威胁了。“免得情势失控。”

“情势早已失控了，”她说，然后挂断。

她切换各个频道看新闻节目，包括蒙加拉电视台、红党的私人电视

网，及地球新闻摘要等。虽然如今火星人关注焦点是帕弗尼斯地区与电梯，然而真正聚集在这座火山上头的人并不算多。她觉得山上的红党游击队比绿党的自由火星及其盟友还多；不过很难确定。加清与最激进的红党分子，称为卡卡兹（“火风”）的团体，最近已攻下帕弗尼斯山环口的北面，也占领了末代凹的火车站与帐幕。与安同行的红党大都出身于传统主流红党，他们曾讨论过是否要前往环缘，与卡卡兹会师，不过最后还是决定留在东帕弗尼斯。安在讨论期间三缄其口，不过在获得结论后相当欣慰，因为她自己想避开加清和道，以及他们的手下。她很乐于留在东帕弗尼斯。

有许多自由火星的部队也留在此地，由他们的车内搬进废弃的仓库内。东帕弗尼斯山已成为各路革命军会师的地点；安到达后第二天，便走过那已风化剥损的地面，进入帐幕内最大的一座仓库内，参加一场战略大会。

这场会议的过程正如她所预期。娜蒂雅主导整场会议，如今想与娜蒂雅争辩也是徒费唇舌。安只静静地坐在最后面的墙边椅子上，冷眼旁观他们的激烈讨论。他们不想将彼得刚才私下向她坦承的话说出口：他们无法将联合国临时政府由太空电梯驱离。他们不愿承认，而打算先设法靠讨论解决问题。

开会许久后，萨克斯·罗素过来坐在她身旁。

“太空电梯，”他说：“或许可以……加以利用。”

安与萨克斯谈话觉得浑身不自在。她知道他曾被联合国临时政府的部队打伤脑部，接受治疗后他的个性已迥异于往昔；不过这种治疗无济于事，有时候他像她所熟知的萨克斯，有如一个令人又爱又恨的兄弟；然而在其他时刻，他又像个截然不同的陌生人，附身在萨克斯身上。这两种人格交替出现，有时甚至还会同时出现；他在趋前与安同坐前，曾先与娜蒂雅及亚特交谈，那时他看来像个陌生人，一个短小精悍、眼光炯炯有神的老人，以萨克斯的语气及腔调与人交谈。此刻他坐在她身旁，神情变得迟钝肤浅。虽然他目前的模样看来很面熟，可是另一个陌生的人格仍潜伏在他体内，他此刻说起话来支支吾吾，语无伦次，不知